

# 中年的栀子

马亚伟

前不久,朋友送我一盆栀子花,有三朵白花开了。白花瓣舒展着,莹润可人,纯洁无瑕。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欣赏栀子花,栀子花如此之美。

世间的白花并不少,像栀子花这样纯粹的白还是少见,没有任何杂质,几乎通体洁白,白得那么干脆,毫不拖泥带水,毫不牵连暧昧,就像是青春少年最大胆的表白,直抒胸臆,直截了当。三朵栀子花错落而开,相互呼应,在绿油油的叶子映衬下,自有一番韵味。

没想到人到中年,我忽然爱上了栀子花。我把栀子花搬到阳台上最好的位置,坐在花前与花默默相对。“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我忽然间有了这样的感慨。

中年的栀子,芬芳馥郁。只是这花香里多了更复杂的况味,有别离的惆怅,有失去的忧伤,有错过的伤怀,还有往事不可追、盛年无重来的彻悟。

人到中年,我懂得了欣赏栀子花的美丽,也懂得了捡拾生命中那些被我忽略的美好。岁月掠去了我的年华,同时也赐予我生活的智慧。中年的栀子,多了回味和领悟的味道。

栀子花最适合开在校园里。毕业季到了,校园里弥漫着栀子花的芬芳,青春的别离也显得诗意浪漫了许多。前不久我外出,经过一所大学,隔着校园的栅栏看到里面的栀子花正在盛开。朵朵白色栀子花,是校园最美丽的背景,也是青春最美的背景。当校园的离歌响起的时候,栀子花为一段故事画上了一个省略号。所有的结束都是新的行程的开端,未来的日子等着青春年少的学子们续写新的传奇。栀子花,白花瓣,珍重且珍惜,莫等错过后才追悔。

前几天的同学聚会上,有一位男同学唱了一首我并不熟悉的歌:“栀子花,开出白色的梦。梦中有人,轻轻歌唱。栀子花,开放淡淡的香,香随着风飘向远方……”他唱得很动情,我们这群中年人,沉醉在栀子花的芬芳中,不知归路。

“稳定发疯派”用于形容在生活中以稳定有规律的“发疯”行为,来调节情绪和应对压力的人。这种“发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失去理智,而是通过合理的宣泄方式来自我调节。该词一般用于自嘲,从这种幽默轻松的表达方式中,能看出“稳定发疯派”其实还是积极向上的,他们是在运用“发疯”的方式将负面情绪转化为正能量,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 网络新词语

### 稳定发疯派

赵超

招聘启事、视频文案,甚至作业、论文等。小说也是“座上宾”。小说创作算是高级的写作了,恰恰又是 ChatGPT 备受期待的功能。作家成为 ChatGPT 的“优待对象”,想想都喜不自胜。更重要的是,它削低了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门槛。(当然,在正统作家看来,这不像是好消息。)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AI 终究还是工具,不同作家使用同一种 AI 程序,写出的作品仍不一样。无论什么时代,作家的素养和天赋、创意和创造力、语言表达方式及风格等,都是成就好作品的重要因素。在作家群体中,这些因素本就各不相同,而 ChatGPT 这种“生成式预训练模型”,又有赖于使用者的方法、技巧和训练,这使得其生成的文本,更是千差万别。你本人的才华、素养高,使用 AI 的技巧、方法妙,才可能在 ChatGPT 的辅助下,写出好的作品。否则,你得到的,就是一篇“作文级”作品,无错亦无奇。

所以,如果你相信,只要用了 AI,就能写出“作家级”的作品,我一定要劝你:莫作是念。

所无法取代的。”

不必继续纠缠好脾气的 ChatGPT 了。我理解了它的自我定位:ChatGPT 是一种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写作辅助工具,而非作家的替代者。是啊,它跟作家没仇,何必“走作家的路,让作家无路可走”呢?

作家该不该下岗,文学不会消亡,这样的问题,余华都不在意,又岂劳他人费心?

以前,零零散散地看过一些 AI 的诗歌作品。ChatGPT 一来,有人说,想写小说的人有福了,它能推荐灵感、生成角色、设置情节、检查病句;用 ChatGPT 自己的话说,它可以帮助作家实现“更丰富的想象、更快速的写作、更精准的表达、更高效的修改”。

作为写作辅助工具,ChatGPT 对写作这个行当非常友好,可帮忙写会议流程、

# 浅谈 AI 与文学写作(下)

潘渊之

断创新和进步。”

再问: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文学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 ChatGPT 说,人们对于文字、语言和文学的需求,并没有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而消失,“需要文学的人并不会越来越少,只是人们接受文学的形式和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而已”。

“文学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永远不会被 AI 所替代,而是会继续在不同形式和方式上存在和发展。”在后续追问下,ChatGPT 给出了这样一个让作家高枕无忧的答复。

显然,ChatGPT 的回答说不上多精彩但的确可信。它甚至“坦承”人工智能有“巨大的局限性”:“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人类文化的传承,所涉及的情感和创造上的细节,以及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互动和共鸣,是 AI

ChatGPT 来袭,又一次引起“人工智能与文学”话题。如果 AI 文学拥有了读者,且比作家的作品更受人类的喜爱(我实在不明白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有欣赏文学的雅兴、闲心),那么,作家会不会大面积失业?会不会有极少数作家以“非遗传承人”的姿态坚持“纯手工”写作?如果作家真的“全员下岗”,是不是意味着文学的消亡?……这些问题,我只是想到,却无力思考。那就试试求助于 ChatGPT 吧。

对“文学会不会消亡”,ChatGPT 先说“作为 AI 语言模型,我无法确定未来的趋势”,接下来又说:“文学永远都会有自己的位置和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人类创造力的表现。”于是,结论出来了:“文学不会消亡,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不

学生时代喜欢画画,但从未动过艺考的念头,因为那时觉得艺考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对于未来学业和职业的选择,我可以有多种考量,唯独不敢选择自己喜欢的美术。在这方面,自己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就自己那两笔,权作业余爱好就不错了。当时学画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在全校上千名同学中,也没听说有几个学画的。

没想到,多年过去了,如今学画的学生却突然多了起

## 误判

伍柳

来。妻子有几个学生,昨天还在和数理化较劲,一夜之间就改学画画了。妻子似乎有些失望,但我听了却挺高兴,觉得画画成了大家普遍的爱好了,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但有一次,听说有个美术班的老师问自己的学生,谁真的喜欢画画?结果全班几乎没有人举手。我听了就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过去想学的望而却步,如今不想学的却趋之若鹜。难道,是我误判了?



戴逸如 文并图

## 牛博士问道

乔万尼奥利说:“当狮子拴上铁链的时候,它还有什么威力?”

牛博士说:“为何给狮子上铁链?为何惧怕狮子的威力?”

## 连载

# 沽水文澜

倪斯霆

## 十八、天津都市之“魂”

刘云若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生于 1903 年,1950 年故去。其不足五十年的生命之旅,恰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内忧外患的高度浓缩。此起彼伏的战火与沧海桑田之变,使得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且又最有“故事”的年代。生于此时活于斯世的他,实为不幸亦实为大幸。连年混战使其人生饱受了战乱之苦,但纷纭复杂的环境和多灾多难的生活,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他的笔下,因真实地“再现”了特定环境中天津都市的市民生态,从而使他能从

众多“旧文人”中脱颖而出,既继承传统,又面对现实,在大写特写都市青年男女苦闷与彷徨的同时,亦于“讲故事”中塑造出众多具有典型性格的典型人物,让作品成为当时天津的都市之“魂”,并得到郑振铎等对现代通俗小说极端“蔑视”的新文学家们的首肯。

早在天津扶轮中学上学时,他便才华迸发,投稿于各报刊,或诗词,或随笔。也正因此,当时天津文坛盟主王小隐将其引为“稿友”“台柱”,并以身作保将其荐往刚刚创刊的《北洋画报》做编辑。这事发生在 1926 年,其年方 23 岁。

民国时期言情小说泛滥成灾,这些作品大多模糊时代背景与价值取向,大写男女双方的爱情纠葛,因此遭到新文学家们的抨击。但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却不囿时俗,不但时代(民国时期)与地点(天津)固定,而且内容均是借情爱故事来直接反映社会,写的是天津事,讲的是天津人,用的是天津话,这也是目前研究者多在其言情小说的前面冠以“社会”二字的

原因。这种在真实社会背景下虚构小说的写法或许是与其本身就是报人有关——报人出身的小说家往往对社会与政治有自己的敏感。刘云若除出道便在《北洋画报》任编辑外,此后又供职于《商报》《天风报》《星期六画报》。视野的开阔不但使其作品紧扣时代,纵横捭阖,而且使他本人也对政治产生了极大热情。抗战期间他自办《大报》,因转载《新生》杂志上的《闲话皇帝》而被日伪查封便是例证。

《粉墨箜篌》是他的晚期作品,此书与《红杏出墙记》等早期作品相比,最大变化便是对政治的热衷与敏感。可以说,此时其文学观已从早期消闲有趣的纯言情在向干预社会的现实主义文学过渡。可惜天不假年,1950 年 2 月 18 日夜,他死于突发心脏病。其时,他的一部揭露国民党军队残害天津百姓的新作《云破月来》,正在《星报》上刚刚开篇。虽然一生苦撰,著作等身,但身后凄凉,留给遗孀及二女的仅有天津河北路顺和里四号二楼的两间旧房。

## 六十一、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旧址

开埠之后的天津,成为近代中国的窗口。而近代天津的电气化,与一栋大楼紧密关联。它属于一个实力雄厚的主人——比利时通用银行财团。20 世纪初,德国电昌报。视野的开阔不但使其作品紧扣时代,纵横捭阖,而且使他本人也对政治产生了极大热情。抗战期间他自办《大报》,因转载《新生》杂志上的《闲话皇帝》而被日伪查封便是例证。

《粉墨箜篌》是他的晚期作品,此书与《红杏出墙记》等早期作品相比,最大变化便是对政治的热衷与敏感。可以说,此时其文学观已从早期消闲有趣的纯言情在向干预社会的现实主义文学过渡。可惜天不假年,1950 年 2 月 18 日夜,他死于突发心脏病。其时,他的一部揭露国民党军队残害天津百姓的新作《云破月来》,正在《星报》上刚刚开篇。虽然一生苦撰,著作等身,但身后凄凉,留给遗孀及二女的仅有天津河北路顺和里四号二楼的两间旧房。

为吸引用惯蜡烛、油灯的市民使用电灯,比商电车



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旧址

电灯公司在通电伊始就在天津各处安装白炽灯。1904 年,天津举办“万寿皇会”。电车电灯公司在老铁桥等处无偿架设电灯杆,让津城百姓头一次体验到夜如白昼的情景。千百年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在这时,人们开始接受电灯,天津城的夜晚逐渐亮了起来。

相比之下,电车电灯公司的另一项业务,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尚克强教授介绍:“天津的有轨电车筹备从 1900 年就开始了,1905 年铺轨,1906 年通车,这在全国是最早的。刚通电车的时候人们不敢上去,甚至有的人联名上书,认为电车有八大罪状。”一开始,人们害怕电车行驶时轰隆隆的声音,然而短短几年之后,电车铃的铛铛声就成了天津最时髦的城市背景音。

比商在天津经营有轨电车期间,先后购置车辆 166 辆,分别设有黄、蓝、红、白、绿等线路,形成最早的轨道交通系统。而这条条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

胡炳垠 撰文



## 解说词

线路的交汇,造就了天津最早的商业中心。“电车修到哪,商家就跟到哪,因为人流大了。城里著名的大商店,一开始在劝业场这边开的分店比较小,没过几年,这分店成总店了。天津城商业中心,城市重心,实际上是沿着电车道向南转移。”尚克强教授说。

直到今天,劝业场一带依然是天津繁华的商业中心。而曾经的比商电车电灯公司办公大楼,已经成为电力科技博物馆。

百集人文历史纪录片